

儿童画一组

那条小渠哟



淇水
微澜

解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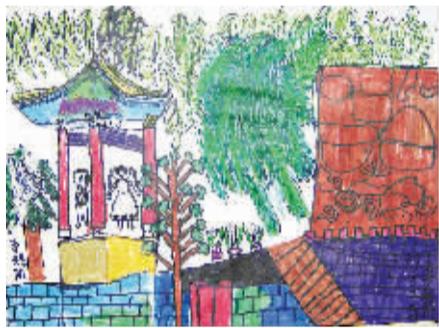
甘桂芬



彩色森林 齐莺歌(7岁)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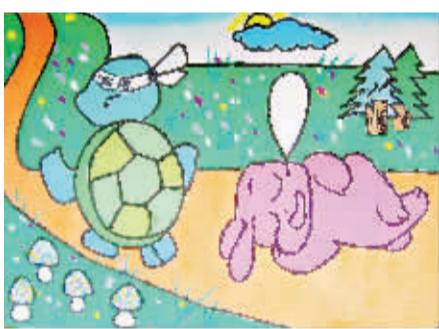
花卉 悦玉潇(6岁) 作



枫岭公园 李姝阳(8岁) 作



中国塔 牛牧野(7岁) 作



龟兔赛跑 葛万文(11岁) 作

绍 强

小时候,村旁有条小渠。渠里水草摇曳,鱼翔浅底;渠边花草竞长,绿树成荫。

这儿是我们的游乐园,也是母亲们的洗衣场,留给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五岁那年,一个夏日傍晚,收工回来的母亲如往常一样带着我去渠边洗衣服。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了!肆虐了一天的太阳累了,就要退出舞台。此刻,夕阳照在身上,就像睡觉前母亲抚摸我的额头。家里我是老么,当然是母亲的宝贝疙瘩。虽然已经五岁,可还总时不时地赖在母亲怀里吃几口奶。

到了渠边,母亲就开始了她一天中的又一项工作——洗衣服。我就在渠边忘乎所以地逮螳螂、追蝴蝶、看蚂蚁,躺着、趴着、坐着、跑着……

想起来,那时候母亲忙完地里忙家里,像一部机器,围绕我们姊妹几个不停地转。

是被什么绊倒了,还是故意滑倒吓唬母亲——我掉进了渠里。渠不深,但足以把我淹没。母亲听到响声,像疯了似的跳进渠里拽我。我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呛了两口水而已,却惹得母亲哭了好半天,边哭边喊我的名字。

用老家的说法,母亲是在为我叫魂,而且一叫就是好几天。

从此以后,母亲去渠边洗衣服就再也不带我了,也不允许我到渠边玩耍。

夏天中午,小伙伴们大都不睡觉,跑到渠边洗澡、玩耍,逮知了。我也耐不住寂寞,吃过午饭后,就赶紧到床上假装睡觉,有时候还故意打呼噜,骗得母亲信任。等母亲睡着后,我就悄悄地溜出来,飞一般地跑到渠边,褪去衣服,一丝不挂地跳进渠里……

回家后,母亲少不了责问。撒谎是没有用的,母亲有个检验下没下水的好方法:用指甲在身上划,如果能划出白道道,就说明下水了。这时候自然会招来母亲的责骂,然后就是不知嘱咐了多少遍的“不要玩水,小心水鬼”之类的话。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小渠里的水越来越小了,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了,我走出了家门,上大学,参加工作,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无论哪次回家,我下车的第一眼总是能看见母亲。开始我还纳闷,后来才听邻居说,每到该放假或者我打电话说要回家的几天里,母亲就会站在村口傻傻地等待,有时候搬个马扎,有时候就靠在树上,看每一辆过往的车辆。即使不是客车她也会盯着,直至车辆开走,留下一股黑烟。

如今那条小渠已经干涸,渠里长满了老乡种的庄稼。不知什么缘故,庄稼似乎长得比其他地方的都好。

那条泽我千里,润我无声的小渠哟!

知天命的门槛……

山城区 大山

知天命的门槛

不知不觉中已悄然迈过
时间的脚步匆匆
并未改变他,你,还有我
岁月增添了皱纹和白发
我依然认定你还是
姑娘、小伙子

回忆走过的路
付出和回报同样多
身负工作和家庭的双重

压力

常常无所适从艰难抉择
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
当年我们也曾青春似火
不要叹息生不逢时
历史决定我们这代人的
岁月蹉跎
栉风沐雨 一路坎坷
让我们学会坚强 远离
懦弱

多少酸甜苦辣
在欢笑和泪水中诉说

珍惜吧!四十年的同学
情谊

面对世事沧桑
终将一生执著
路途遥远继续风雨兼程
凭着成熟和阅历
让我们尽情热爱生活

散曲六首

鹤煤集团 孙连学

山坡羊·鸡冠山

群峰陡峭,绿树环抱,倩影总把清池闹。鸟声娇,水声嘹,玉坝拦河身型好。鸡,不见了;冠,湖边绕。

山坡羊·牟山

娇然立鹤,昂首熊坐,风骚独领云中落。守清波,少蹉跎,曾经赵魏硝烟佐。春,花一朵;冬,银装裹。

山坡羊·双塔寺

松荫古刹,悬崖独挂,佛祖也爱东方画。坐莲花,披袈裟,远离西域传经法。云,护双塔;山,抱双塔。

山坡羊·河涧行

车行羊道,石房叠嶂,空中传下鸡鸣叫。柿垂梢,枣弯腰,三家两户炊烟袅。上,山欲倒;下,绿波淼。

小桃红·七里沟

碧水奔流稍定神,山下竹筏稳,游人嬉闹衣衫漫。柳成林,村姑叫卖摘来品。方言土音,淡妆古鬓,淳朴惹飞魂。

小桃红·白龙庙

飞身玉蟒饮清泉,直下幽幽洞,葱葱秀木陪巨卵。吼声酣,白龙危卧高峡岸。曲径相连,山花烂漫,枝后鸟声甜。

剿鼠记

浚县 马金真

今天很痛快:我们接连端掉两窝小老鼠!说实话,这年头儿的老鼠越来越狡猾了,而且“胆小如鼠”这个成语似乎已有点过时。昨天夜里,一只老鼠“咯吱咯吱”啃衣柜,你呵斥“嗨,再咬打死你”,它全当成耳旁风。你用脚“嘭嘭”踢几下衣柜,它“销声匿迹”片刻,还没等你在床上躺好,它又“咯吱”起来,令人十分恼火!它竟敢跟你玩“鼠耍活人”的游戏!

这只可恶的老鼠,一定要除掉!

吃过早饭,我进行了分工:妻子和8岁的儿子负责清除老鼠,我“负责”在书房看书。书还没看几页,就听见儿子大叫:“爸爸,老鼠,老鼠!”我压低声音慢慢地说:“慌什么慌。”继而,听见妻子夸张变调地大声呼唤:“哎呀!你快来,大老鼠……小老鼠,恶心死了呀……”

我一副大将风度踱出书房,看见妻子和儿子将一个床头柜抬到了院子里。我问:“在哪儿?”妻子一指床头柜:“这里。”我一看,上面的抽屉已经抽出。我正要去凑上去,突然儿子说:“露头了!”我一看,一只两寸来长的老鼠已经爬到

了抽屉口。于是,我勇敢地决定以钢笔为“匕首”和“投枪”向老鼠宣战!还没等我冲上去刺杀它,它却一跃跳到了地上。我追着它双脚乱踩,总是慢那么一点儿,它始终跑在我的脚前,而且终于让它狼狈地逃掉了。我一面喘粗气一面说:“它要是稍慢一点点,就别想活了!”

妻子打开床头柜门,往外一倒,一堆撕碎的卫生纸里蠕动着五六只粉红色、花生米般大小还没长毛的小老鼠。它们的眼还没长开,外面还蒙着一层薄皮,只能看见两个油菜子一样的黑点儿,尖嘴里还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妻子说看见小老鼠就反胃,要到厨房打扫卫生,让我们做善后工作。

作恶多端的“鼠崽子”!斩草除根的机会到

了。我高高地抬起一只脚……突然,儿子拦住了我。他拿了一个肥皂盒,将小老鼠放进去,盖上碎纸,说要当宠物养起来。这是啥“宠物”,分明是“厌物”嘛!

妻子突然又在厨房尖叫起来,那声音尖得像针尖儿。我跑进去一看,在燃气灶下面的碎纸烂布里,又是几只小老鼠。这几只小老鼠比前面的五六只稍大一点,通体有了灰色,毛似有似无,像披了件灰衣。虽然嫩眼仍被薄皮包着,但白白的肚皮下生殖器特别“凸出”,而且张张合合的尖嘴四周,长出了大约5毫米长的白胡子。怪不得老鼠繁殖这么厉害,原来都早熟呀!

“别看了,快想法儿!”妻子在一旁说,“哎呀,恶心死我了,中午我是不吃饭了!”

“喂喂喂,干吗呢!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哪敢呀!我这不是开着车吗,得找个合适地方停下来接受指示。出门在外,老婆有交代,开车不接电话,路边不采野花。牢记你的嘱咐嘛。嘿嘿!”

“贫嘴!”
电话这边的女人抿嘴笑了。说他是贫嘴,可她爱听他要贫。她没什么事,只是对老公一个人开车去进货不放心,听见他活泼泼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了。

她在自己的小饭店里忙碌着。
说起来她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没吃过苦的,谁料到这社会变迁,好好的工厂越来越不景气,两口子相继下了岗。一家老小要吃饭,单靠着那点低保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开店的想法是他冒出来的。她喜欢做饭,面食尤其出色,他建议她发挥特长开个饭店,好歹增加一点进项。

他们拿出不多的积蓄赁了房,办齐手续,开了这店。

请不起师傅,她当大厨,她跑堂——夫妻店。她下工夫学熬粥,学烙饼,说是家常饭,要做出别样滋味来也不容易。他年纪不轻了,整天跑来跑去,赛过青头小伙子。他嘴不闲着,插科打诨,逗得食客乐呵呵。一天下来,她腰酸背疼,腿脚酸疼。她落过泪,可这嬉皮笑脸的人哄着她,有时候边流着泪边被他逗笑了。

生意慢慢红火了。人手不够,他们请了个年轻姑娘做店员。可人家是挣工资的,到点来到点走,操心的还是他们。她半夜起床点火熬汤,他天不亮就开车去进货。他们劳碌,但是看到投资逐渐收回,有了盈余,生活改善了,孩子学费不作难了,她开心,他的笑话也更多了。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她觉得,不管贫贱富贵,跟着他,快乐会更快,哀伤会减到最少。所以她知足。

若干年前,因与他的婚事,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嫌他学历低,出身寒苦,长相平常,可是她喜欢,就为了他能说会道的一张嘴。

她放弃了父母为她选择的好姻缘。父母看中的小伙子学历高,相貌英俊,有学问。人家喜欢她,可她偏偏吃了秤砣铁了心。小伙子失望,最终调到外地工作了,但把她清秀可人的模样一直记在心里。

这么多年了,没有见过面。最近,当年的小伙子回乡探亲,听说她下岗、开店,心疼记忆里柔弱的她如何吃得这份苦。心想自己也算事业有成,或者可以帮助她,解救她。

一大早,他来了。附近的店都还没开张,他蹑手蹑脚推门进去。看见她一边擦桌子一边打电话,店里装满她乐呵呵的笑声。

他愣住了。她不需要什么解救。就像多年前,人人都以为自己比她的情人更出色,但是她有她的判断。

还是不要打扰她的幸福吧!他转身欲走,迎面碰到刚进门的女店员。她招呼道:“先生,您要点什么?”

他摇摇头,匆匆离去。
身后的女店主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她想了想,没有想起他是谁。

这时,我家的狗灰灰摇着尾巴来了,我马上来了“灵感”,用火钳将小老鼠逐个夹出,扔到地上,还没等被夹得半死的小老鼠站稳脚跟,灰灰嗅一下就把它含在了嘴里,像吃花生米一样“咯嘣”一声将它咬烂,咽到肚里了。

我在里面整整翻出7只小老鼠。幸好妻子发现得早,要不,这7只小老鼠长大再生些子孙还不把厨房闹得天翻地覆?想到这儿,刚才狗吃小老鼠时,我对小老鼠的一丝淡淡的哀怜被吹得烟消云散,而且狗吃小鼠的“咯嘣”声还变成了世界最美好、最爽快的音符……

在鼠窝里,我还翻出一块钱,纸的,完好无损。我笑着对妻子说:“这年头,老鼠不光爱大米,还爱钱呢……”

吃过晚饭,儿子到院子里的石凳上看小老鼠。一会儿,他跑回来惊叫:“妈妈,肥皂盒里的小老鼠没有了……”

“那它能到哪儿呀?”妻子自言自语。
我推测:不是被狗吃了,就是被大老鼠救走了……